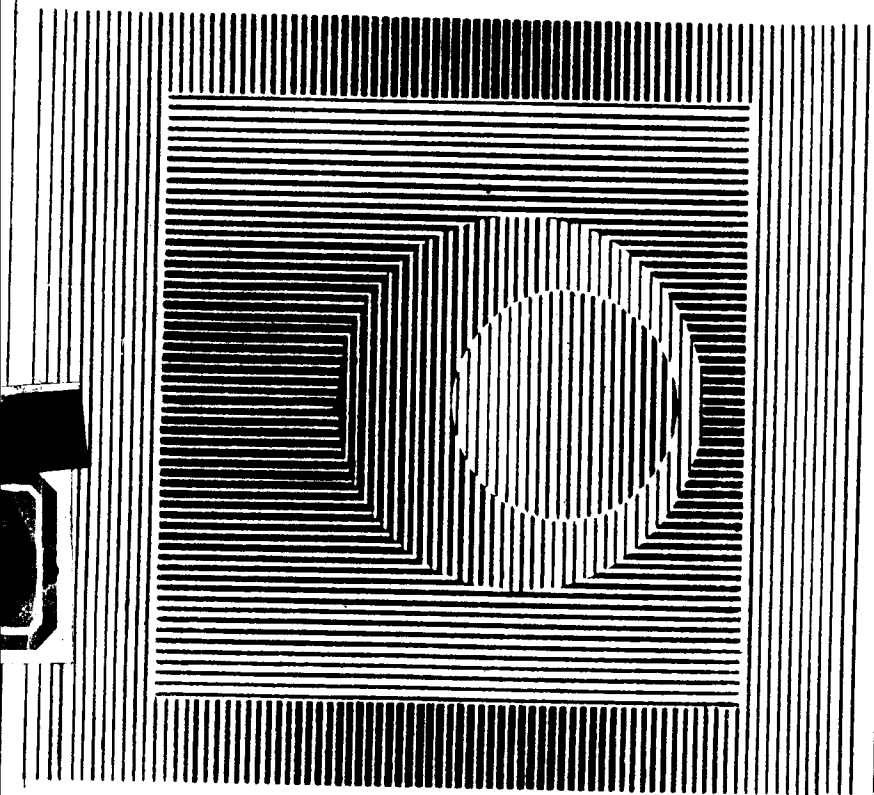


# 人体、精神与科学

[英]T. 奥哈根 著

马名驹 孙晓文 李琦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 人体、精神与科学

[英] T. 奥哈根 著

马名驹 孙晓文 李琦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英国奥哈根博士评介当代西方哲学最新研究进展的演讲论集。作者从反思近代欧洲哲学的两位奠基人笛卡尔和霍布斯的哲学命题为起点，围绕现代西方哲学关于人的本质这个基本问题，回顾了各个哲学流派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争论，着重从哲学人类学、精神哲学、语言哲学、社会本体论和研究方法论等不同的侧面，评介了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状况、争论问题和发展趋势。既有丰富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又有独到的见解和简洁的说明，为我们认识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窗口”。

本书适合于大学生、教师、理论工作者、党政干部、哲学爱好者阅读。

## 人 体、精 神 与 科 学

[英] T. 奥哈根 著

马名驹 孙晓文 李 琦 译

责任编辑 孙文声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咸宁路28号)

西安7226印刷厂印装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375 字数：66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7-5605-0078-1/B·2 定价：1.55 元

## 中文版序言

本书是英国奥哈根博士访华哲学演讲的全文。

1985年9月，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经济社会研究院奥哈根博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邱仁宗研究员应邀来兰州访问。我有幸作为东道主，接待了来访的客人。访问期间，奥哈根博士向甘肃省哲学界和青海省、新疆自治区的部分学者作了题为《人体、精神与科学》的一系列哲学演讲，并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此后，我陪同奥哈根博士访问了西安、武汉、北京等城市，会见了我国的知名学者。奥哈根博士这次富有成效的访问和引人注目的演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代世界的迅速发展正在出现多角化、多元化、多样化的趋势。反映这种趋势的哲学思潮也在不断地分化和演变。本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哲学中分析哲学、科学哲学占主导地位。但是，70年代之后，语言哲学、逻辑哲学又占了上风，西方哲学正从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转向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目前，发展哲学、政治哲学、管理哲学、道德哲学、对策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等哲学应用研究领域十分活跃。奥哈根博士在这次演讲中，围绕人的本性这个基本哲学问题，从哲学人类学、精神哲学、社会本体论、语言哲学等几个不同的侧面，比较系统地介绍和评价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进展情况。他的演讲为我们观察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窗口。

近年来，哲学人类学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活跃领域。哲学人类学主要探讨人的存在、人的经验、人的追求，研究作为生物的人和作为文化价值创造者的人，在科学方法和哲学思维方法的结合上解释人的本性，解释人和他们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奥哈根博士在演讲中沿着历史的线索，介绍了17世纪哲学人类学的两个模型，即笛卡尔的灵魂和肉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二元论模型和霍布斯的把精神在内的一切现象归结为物质实体的一元论模型，并分析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有关这两种模型的争论。

精神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本世纪60年代，在精神哲学中出现了人的行为主义模型，这种模型断定人虽然可以自由地思考，但是人的行为主要由环境决定。本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又借助于控制论建立了关于人的计算机模型，按这种模型，把人的精神比作软件，把人的身体比作硬件，因而得出未来的计算机将具有编写程序的智能的结论。然而，这两种模型在解释人体和精神的相互作用方面也陷入困难的境地。

19世纪以来，欧洲哲学围绕社会本体论问题，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理论趋向，奥哈根博士称之为自然主义的根基和人文主义的根基。在自然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西方哲学，有比较统一的自然主义传统，如以穆勒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以孔德为代表的法国实证主义、以布里奇曼为代表的操作主义等。然而，从19世纪以来，围绕社会问题的研究这种统一的传统发生分裂，在西方哲学中出现了人文主义的理论趋向，如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胡塞尔的现象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加之民族和历史的原因，这两种理论趋

向之间一直很少有交往。但是，近年来这两种趋向的相互交往和逐步汇流，成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中引人注目的特征。

语言哲学在20世纪的英美和欧洲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谓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折”，是指把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从认识论转向语言的意义分析。这种转折是以弗雷格的语言意义理论和索绪尔的语言结构研究为出发点的。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的多种功能描述为“语言对策”。奎因把语言的意义还原为输入——输出的结构模型，按照这种模型人们就能够对确定的刺激用适当的言语作出回答。戴维森主义者的纲领对语句为真的条件给出了完全客观的说明，触及到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乔姆斯基通过转换规则，把语言的深层结构从它的表层结构中区分出来，以表明语言的创造过程。奥哈根博士考查了语言哲学的不同侧面，认为语言的意义理论不可能成为所有哲学的唯一基础，语言哲学在整体的、连续的哲学体系中只能有一个恰当的位置。

在这次演讲之后，奥哈根博士对原讲稿作了修改，增补了序言、注释和参考书目。

为了介绍当代西方哲学的最近进展情况，我们翻译了演讲全文，以中文首次发表，供研究参考。我们在翻译中得到邱仁宗研究员的大力帮助和指导，谨致以衷心的感谢。译者分工如下：马名驹译序言、第4章、第5章；孙晓文译第1章、第2章；李琦译第3章；马名驹统校全文。由于我们译文水平有限，错误之处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马名驹

1988年5月于兰州

## 序 言

1985年5月，我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邱仁宗教授的一份令人不安的通知：我将作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的客人访问中国，并做一系列关于西方哲学的演讲，演讲应“包括某些新的东西、新的信息、新的观念并以简明的术语和事例解释难懂的思潮”。这次邀请的结果就是《人体、精神与科学》的5次演讲，它写于1985年夏天，并于同年9月提交兰州、西安、武汉、北京等城市的很多不同的听众。

第1讲从17世纪两个伟大体系的奠基者笛卡尔和霍布斯的某些反思开始。笛卡尔的二元论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一元论阐明西方哲学中许多后来更为精确的争论，而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由笛卡尔和霍布斯的这两个体系引出的论题被用于整个后面的演讲。由于时间的关系，西方哲学的系统历史没有试图展开。因此，笛卡尔与霍布斯是以孤立的、人为的形象在演讲中出现的。对于其后17和18世纪的欧洲哲学史，对于斯宾诺莎、莱布尼兹、贝克莱、休谟和康德的作用只略有提及，这些人对我们这两个主人公的远见作出了更为精细的回答。

其余各讲，既包括现代西方哲学中两个主要论题：人类的精神（第2讲）和语言（第5讲），又涉及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之间的联系方式：自然主义的研究方式（第3讲）和人文主义的研究方式（第4讲）。这些演讲写的很仓促，处

处打上时间压力的印记，只对这些讲稿作了少量的校订，能否满足邱教授的要求，请读者鉴定。

我很愿意表达我对中国热情的东道主的感激之情。特别是我感谢兰州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马名驹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感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学哲学系主任范岱年教授；感谢北京大学洪谦教授。我还要感谢西安交通大学友好的东道主、特别是该校校长史维祥教授；感谢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友好的东道主，特别是该校副校长姚启和教授。

谨向这次演讲的听众致意，他们中有专业哲学家、教师、研究人员、大学生和研究生，还有很多其他学科的人们。我在中国处处都遇到一种浓厚的哲学兴趣。每次演讲都伴随着热烈的会议提问和讨论，既感到疲劳，又使演讲活跃。在每一个城市，我发现我自己所接触的人在智力和道德两方面都有无限的精力和激情。这是我难以忘怀的体验。

在本国东英吉利大学，我得到我的同事D.豪敦和A.马纳乔乌斯基关于第2讲和第5讲的宝贵意见。我最主要得益于马丁·霍里斯，特别是他在理性和哲学人类学上著有成效的工作。我应感谢极其热诚帮助过我的朋友们。

我最终的得益应是邱仁宗教授，他作为我的朋友、同事和译者为我打开了通向中国的大门，以他的魅力、机敏和专长指导我跨进这个门槛。

T.奥哈根

1988年4月于诺里奇



# 目 录

## 中文版序言

## 序 言

### 第 1 章 笛卡尔与霍布斯：17世纪哲学人类学的两个模型

1. 历史的脉络····· (2)
2. 精神和人体····· (5)
3. 反思的起点····· (6)
4. 人是什么样的生物····· (8)
5. 相互作用论的生理学····· (9)
6. 对相互作用论的质疑····· (11)
7. 一元论····· (14)
8. 自 由····· (17)

### 第 2 章 精神和人体

1. 笛卡尔的出发点····· (23)
2. 反对笛卡尔····· (24)
3. 精神的“科学主义”模型：行为主义····· (25)
4. 精神的“科学主义”模型：精神如同计算机····· (30)
5. 笛卡尔主义者的反应····· (34)

6. 暂定的权衡表·····	(35)
----------------	------

### **第3章 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第1部分自然主义的根基**

### **第4章 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第2部分人文主义的根基**

1. 人文主义的根基·····	(54)
2. 结构与实践·····	(56)
3. 内在观点与外在观点·····	(58)
4. 人文主义根基的诱惑：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	(63)
5. 社会科学哲学的新近发展·····	(64)

### **第5章 哲学和语言**

1. 弗雷格·····	(72)
2. 索绪尔·····	(75)
3. 语言对策和言语行动·····	(78)
4. 语言学行为主义：唯名论者的简化的意义模型 ·····	(80)
5. 乔姆斯基和转换生成语法：理性主义的语言学 ·····	(84)
6. 小结：语言哲学能作为一个新基础吗？·····	(87)

### **奥哈根的简历**

### **奥哈根的著作**

## 第 1 章

# 笛卡尔与霍布斯：17世纪哲学 人类学的两个模型

### 献词。

女士们、先生们，我接受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访问兰州，并就欧洲哲学的一些主要问题发表演讲，感到荣幸和高兴。我的演讲将集中在哲学的一些最近进展上，但是方法总是历史的，我将努力甚至把关于精神和人体、社会科学和语言本质的最新研究限制在历史和文化的范畴内。

第1章将是专讲历史的，我将向你们略述17世纪以来哲学人类学的两个占支配地位的模型：笛卡尔（1596—1650年）的形而上学二元论和霍布斯（1588—1679年）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在以后的几章中，我将回到这些历史的模型，并表明当我们试图尽力解决控制论和其他科学的最新问题时，这些模型体现的哲学问题，即使在1985年对我们仍有直接的关系。

通过演讲，我要用种种不同的形式提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使人本身区别于其他事物，不论是自然或人造事物究竟是什么？它们是绝对的质的差异，还仅仅是相对的量的不同？

## 1. 历史的脉络

16和17世纪是欧洲政治、经济和智力等历史分界线的标志。今天的讨论涉及那个时代的智力革命，特别是由笛卡尔和霍布斯开创的哲学观的根本变革。

这两位哲学家在对自然科学惊人和迅速发展的回答中发展了他们的哲学观点。在力学(地上的和天体的)中，在生理学和解剖学中，新理论和新科学仪器的结合揭示了宏观和微观的新世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新的科学知识动摇了中世纪世界观的统一和秩序。在力学上，伽利略的惯性运动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运动；支配物质现象的原理和支配人类现象的原理从根本上区别开了，而在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自然法学家那里这些原理是同质的。在天文学上，哥白尼的日心说推翻了普通的观念，指出事物怎样存在与事物怎样表现之间常见的矛盾。同样使人不安的是，开普勒发现行星轨道不是圆的，而是椭圆的，这推翻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2千年中圆是完美的运动形式的观点。

在生理学上，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笛卡尔等人的光学基本原理揭示了人体的复杂机制。

天文学用的望远镜、生理学用的显微镜和精密解剖的技术，把科学家的视野引向新领域。

数学是自然科学取得这些进展的侍女，就是常说的女主人。在数学中，新符号和新概念伴随出现，如解析几何、概率论、微积分。它们是新科学不可少的工具。

按照伽利略的美好想象：“哲学被写在一本永远置于我

们眼前打开着的大书上。我的意思是指宇宙；只有我们学会这种语言，并通晓书写的文字，才能阅读它。这本书用的是数学语言，文学就是三角形、圆和其他几何图形，没有这些，人们就看不懂它。”<sup>(1)</sup>

17世纪也是（复兴的）欧洲同亚洲接触的时期，特别是欧洲和中国“两大文化接触”的时期。来自欧洲的最重要人物是耶稣教会的传教士，他们是教会中知识分子先锋，有学问、有教养、喜欢冒险的人。但是由于他们的教条正统观念，始终阻碍把最革命的科学成果传到中国来。

就在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开始传教的时候，欧洲天文学已具有两大极其重要的特色，一是望远镜的发明和使用，二是接受哥白尼的日心说。他们把前者传进中国，而后者，在他们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就搁下了。

正象有名的研究中国科学的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所指出的，在17世纪这个特殊的历史——政治——文化的紧要关头，在欧洲导致了“普遍有效的世界科学”的突破，在中国和印度却被耽搁了。而在许多世纪中，中国和印度的科学水平曾高于欧洲。就这些文明的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条件而言，解释这一现象的问题超出了这次演讲的范围。现在我们简要地摘录一段李约瑟的评论：

今天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世人应该认识到：17世纪的欧洲没有导致实质上的“欧洲的”或者“西方的”科学，而是导致了普遍有效的世界科学。这就是说，导致了同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相对立的“现代”科学。那时的科学最终不可避免地具有种族的想象和标记。科学的理论，或多或少还是原始的型

式，它们是文化的根基，又不能找到一般的表达媒介。但是当发现的基本技巧一旦被自身发现的时候，科学研究自然的圆满方法就被理解了。那时的科学承认数学的绝对普遍性，而且在每一个国度的全盛时期，近代科学的形式中都有每一个民族和人民的普通智慧及其继承。关于要素和体液，阴和阳，或者‘哲学的熏染’的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争论者不会取得共同的立场。但是，假设的数学化导致一种普遍的语言，一种世界性的交流媒介，导致一种在超越货币水平上的商业单值标准的再生形体。这种语言所传达的东西，是对于各个地方的一切人都可接受的、无可辩驳的科学真理的载体。没有它，灾害是无法控制的，飞机也不能上天。我们自己时代的物理上的统一世界，实际上已被引入历史上欧洲发生过的某些事物的本质之中。然而没有人能够制止沿着伽利略和维萨留斯（Vesa Lius）的道路前进，而且近代技术对于欧洲人所允许的政治统治，现在是可以证明的结论。<sup>(2)</sup>

对于我们来说，“现代”哲学开始于17世纪，那时以来，科学革命提出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以至于道德和政治的问题一直伴随着我们。

在形而上学领域，人的机械模型导致了笛卡尔的二元论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斯宾诺莎（Spinoza）和莱布尼茨（Leibniz）还提出了更精细的体系，避免了他们很多弱点，但不过是对我们今天有用的二元论和唯物论的原始的对立物。

在认识论领域，关键是现在作为知识主宰者的个人。在笛卡尔《沉思录》的民主的知识模型中，每个人都同样具有获得知识的能力。笛卡尔仍是教会的一个忠实成员，确实把他的哲学看作捍卫正统神学的一种贡献，可是他的认识论锋芒是要推翻哲学上的一切权威（包括教会的权威）。

17世纪的认识论学者更注意理性（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冲突。对于他们来说，理性处于支配地位；不可靠的感官对于理性处于从属地位。又直觉地根据某种公理（如笛卡尔的“清晰、明确的观念”），认为理性是逻辑演绎。到20世纪，我们对很多认识论的争论，是从18世纪经验论者和康德那里继承下来的，仍然依赖于17世纪开始的那些对立。

最后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个人成为**合法性**问题的仲裁者，并通过“社会契约”的思想来表达。正象笛卡尔的“**我思**”开始了现代认识论一样，霍布斯的个人“奋斗”的概念开始了现代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并经深思熟虑把这种奋斗变作为社会实践来源的意志。在黑格尔看来，霍布斯“寻求取得共同掌管国家，并给国家以约束力的保证，这种约束力来自存在于我们之中的、又为我们认识自己的原则之中”；<sup>(3)</sup>他的研究标志着从以神为宇宙中心的存在过渡到以人为宇宙中心的存在的**基本突破**。

## 2. 精神和人体

上面广泛而简要地回顾了历史上的思潮，让我们沿着笛卡尔转向我们自己。女士们、先生们，我请你们都闭一会儿眼睛；现在请睁开；请拿起钢笔或铅笔；现在请放下笔。多谢大家。你们已经为今天的演讲，也确实为随后几次演讲确

立了出发点。我们都有作用于别的物体或者用自己的身体作用于别的物体的能力。人们确实能够用他们的身体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就拿凯斯特勒报告的汉森的情况来说，“报告”是这样的：

他已获得放慢自己的心跳并完全随意停止心跳五秒钟（包括其电活动）的能力。汉森在7岁的时候患过风湿病，曾偶然听见家庭医生说他活不到20岁。这个病使他的心脏很脆弱，常常担心他睡着时心脏停止跳动。为了预防这种情况，他训练有意控制心脏功能：当安静坐下来时，完全放松，“一切处于停止状态”，他可以促使逐渐放慢脉搏，直到出现心脏活动停止，接着感到意识接近于丧失。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他做一个深呼吸，恢复正常的心脏活动。在抑制心跳过程中，“由于血液循环突然衰竭，他的脸色变成灰色。”这种心电图……以无可争辩的清晰性表明心跳放慢并完全停止五秒钟的过程。这个过程尽管是在有意控制下，但是导致某些机制活动，病人自己是不知道的。经过仔细观察，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停止心跳有关的呼吸控制或华尔沙瓦花招。<sup>(4)</sup>

### 3. 反思的起点

在一般的科学知识中，这是奇怪的现象。但是我们不需要如此奇怪的论据来建立我们对肉体 and 灵魂、物质和精神反思的出发点。在我们最平常的交往中，我们直观上得出这样的观念：我们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和自己身体有



密切的联系。

(A) 我放下手。  
我抬起头。  
我打了这只猫。  
我写了一封信。  
我关上门。

(B) 我生气了。  
我发脾气了。  
他害羞了。  
我被激怒了。

(C) 我的手开始颤抖了。  
我被一块石头打了。

当然，我们用这种方式区分主动性和被动性。有些事情是**我们所做的**，作用于本身或者作用于他物。而另一些事情是本身突然发生的或我们感觉到的。

(A) 类现象很清楚是主动的；

(C) 类现象很清楚是被动的；

(B) 类现象很难分类。它们似乎是在主动和被动两极之间摆动。很多最迷人的小说和戏剧，说明那些(B)类现象。

换句话说，出发点有时是清楚的，尽管不总是清楚的，而我们有一定程度的**意识**、意志自由和自我定向，我们感到这些东西是其他任何生物所没有的。我们能够同自身、同别的物体发生**联系**，而且我们通过自身还能够同其他人的意识发生**联系**。

但是从这些较为明显的和共同的出发点，我们能够建立